

中國時報 / 1996/01/17

臨界點—日蓮—劇評

臨界點—日蓮—劇評【記者江世芳特稿】 臨界點的新戲—日蓮—，是非常—國王的新衣—的。看得到就看得得到，看不到就看不到。

在—國王的新衣—的寓言裡，任何人，平凡的人，都可以看見那二位面容憂鬱、手指修長、充滿藝術家氣息的裁縫；在—日蓮—裡，觀眾目睹二位演員劉守曜及鄭志忠的身體則如花崗岩般堅實。在寓言裡，二位裁縫住在破爛的小屋中日夜工作，織布機唧唧復唧唧；在—日蓮—裡，舊屋的牆壁已抹去彩畫塗回素白，在古老的鐘擺來回擺盪的永恆律動裡，演員不休止地演出。在寓言裡，國王指揮臣子為新衣不停奔波，自己則在宮中焦急地來回踱步；在—日蓮—裡，導演田啓元引領團員像螞蟻忙進忙出，自己則在一旁猛抽香煙。—日蓮—和—國王的新衣—真的太像了，說的不都是人如何用勤勞的汗水克服時間的殘酷，完成創造的奇蹟？

只不過，—日蓮—的奇蹟也正如—國王的新衣—，是透明的。平凡的人，看到所有一切工作過程，卻對眼前的結果一片茫然。他們只看到自己的平凡無所見。於是他們信心動搖地聆聽二位裁縫說的話，那是他們唯一可以抓在手裡的東西。裁縫說：—這是一件看不見的新衣。—每個人才恍然大悟，並且欣喜。通過語言，平凡的人終於能—看到—不可觸不可摸的神聖性的存在。

同樣的，通過語言，我們才明白我們—看到—的—日蓮—是—一個撼人心弦的涅槃之路似人似鬼、似羅漢、似山木草石、似爬蟲妖孽……無法無相驚心動魄—（節目單文字）。壯哉斯言！於是我們明白我們看到而—看不到—的演出是無法以一般理性邏輯判斷優劣的，因為它表達的是某種—境界—，下焉者只能眼到卻無法心領神會。幸而拜文字指南之賜，我們這一群平凡的人得以超脫肉眼的有限性，—看見—藝術的玄之又玄。